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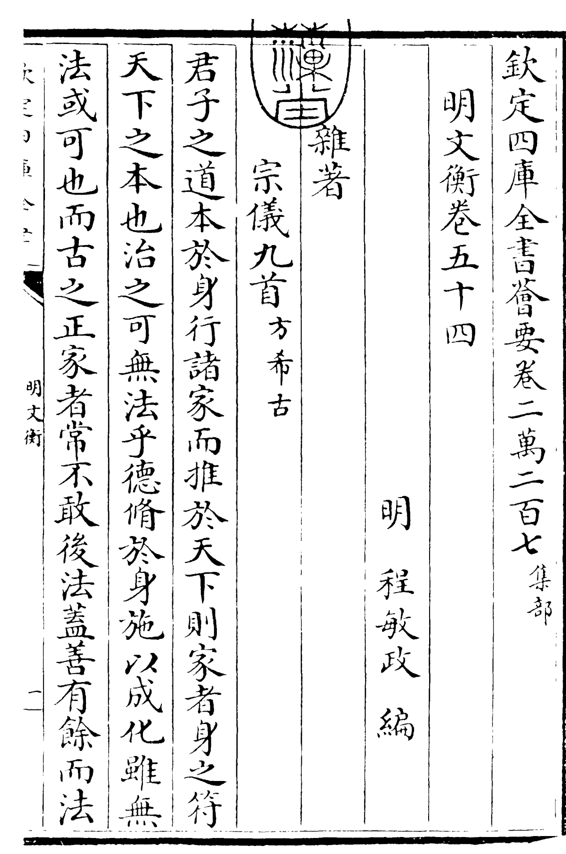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四 五十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七 集部

明文衡卷五十四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宗儀九首 方希古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脩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

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倶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趍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啜

勞而痒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饈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温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没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為

難藏於墓祀於廟自天子達於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薦乎寢自外為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本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馬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壥井之𡍬田則祭田祖不以

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為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顔焉而顔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為惡名之求尚為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為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為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

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為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爭鬬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勿黜妻也勿為奴隸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乎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

之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為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為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
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
近叙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
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為孝難
言也有徵而不書則為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為誣其
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
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為智矣而誠愚也夫祖
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

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偽者常多淳安之汪氏毲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為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偽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為之者以為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為

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吏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黄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茍能法古之人行

古之道聞於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為祖而操庸嵬之行則其庸嵬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罔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推以篤學修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

不見其隘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為孝大矣何必趯趯然為偽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於一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

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裘之領如綱之綱如髮之握如輹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紖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撝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饑寒而不忍為亂者豈碪斧鐵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閒為百

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為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猷為皆受命於宗子而悍戾爭鬬之風無自而起茍非大姦慝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為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於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頋

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末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為譜以明本之一為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為十為百而各顧其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於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為之煩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剌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

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為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羸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塟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為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為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羸取之有餘財

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為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没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不祠師之有道别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

有親而若踈者有踈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歳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絶則交游之人如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踈踈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

祗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為樂也讀法所以為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為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令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為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為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菓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為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為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

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為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為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醻既醻揖請葰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常棣葛藟東門唐之杕杜雅之谷風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醻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

送長者於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㬥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啟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

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巽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絶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為善如嗜醇酒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於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為燕樂

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祗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於會者八悖倫紀者鬬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偽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

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塋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塋而信塋師之説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為親謀下以為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床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擗踊而於鐘磬鐃鈸非是之

務則人交笑以為簡時可塟矣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即塟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櫘於子孫甚者子孫恐塟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塟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邪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為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凛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

澤茂美一旦飄而為浮埃化而為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為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刲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為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為天地倘或有之人

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為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為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加焉而闇者顧安之而不以為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夭絶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其形也此其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

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塋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塟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殽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内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

定民志耳非視岡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為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茍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化於逆曁其大壞而不可為忽乎入於禽獸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為野由野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

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説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為人之道不可以為人不知為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為政欲

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為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於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檠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為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蠕而動翾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為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為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

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為後世之則也其説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始於脩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脩之而為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為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為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滕口頰播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為其泛而無

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於國而及於天下舉而措之袟如也奚待詞説乎以詞説為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為本以窮理誠身為要以禮樂政教為用因人以為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為制而不違時所不可比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

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謡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扑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强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脩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觀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

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灾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為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信不惑而長講說者為之四文藝博聞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為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是而後為聖賢得是而後為賢君子脩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逆亂禽獸之歸夫馬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閫閾之内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不潔避之如虎狼賊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為者

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蒯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盎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盎缶為天地而

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勞其心以為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為汙辱也均之為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衆人之汙辱若此曷為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狥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

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為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冐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為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為父正士羞以為友遺裔遠胄羞以為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為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為

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産則不踰於中家以言乎爵禄則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曽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慤大先君太守貞恵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曁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為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葢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

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為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為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戮天倫者天之所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塟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於家稱於鄉德可為師者終則無服者為服緦

麻有服者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為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於祠而更其姓不列於譜

修德

能為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為善非為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為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為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

醻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為善之士為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夫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勤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籍以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磽田瘠壠雖有萌孽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

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為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脩德是以爵禄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為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穽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

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雖盈溢廩庾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為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脩於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恒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

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孫俾不遽至於禍敗況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忮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於鄉矜寒恤饑周人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難為其胥嗣

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為善人乎孰謂為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

生猶江河之流渾涵渝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為巨細於其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可以綜覈海内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

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説起故聖賢非為己設也所以為愚不肖之資貧財非富𠀾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為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隮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

有所失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貲產殊絕於衆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於廩稱其家為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衆閱守之度其九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

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版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否而私者為表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衆謁祠而讀之以為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為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西伯伐崇

為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羑里崇侯虎實譖之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若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誠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讐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著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

賞無功則為祐惡罰無罪則為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予其以斧鉞賜西伯而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悖悖然蓄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臣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與圖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譖已也苟憾其譖已是微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為豈足為聖人哉且羑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

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搆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為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者及邘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邪故謂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搆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詁

難至於理彰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闕疑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擬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竒聞怪說無所不録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

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瘞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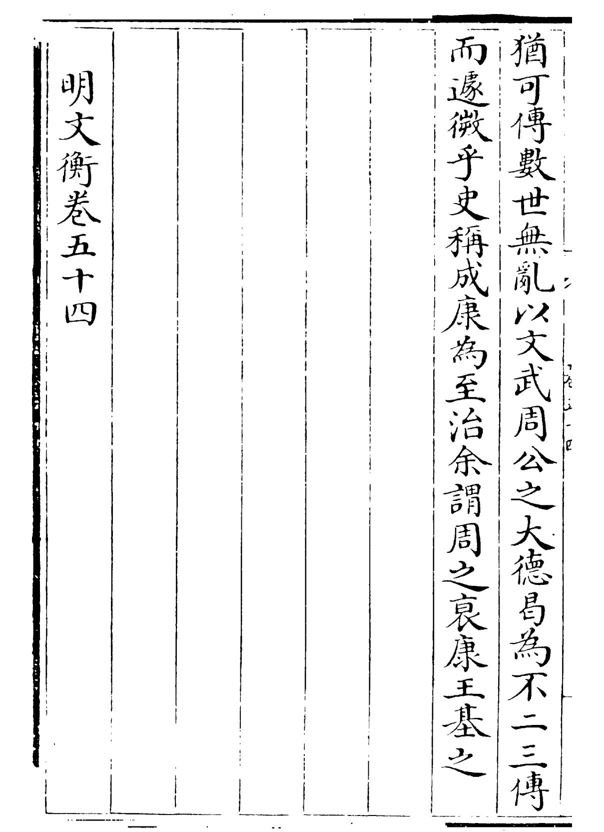
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葅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既欲加兵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為大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誚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申申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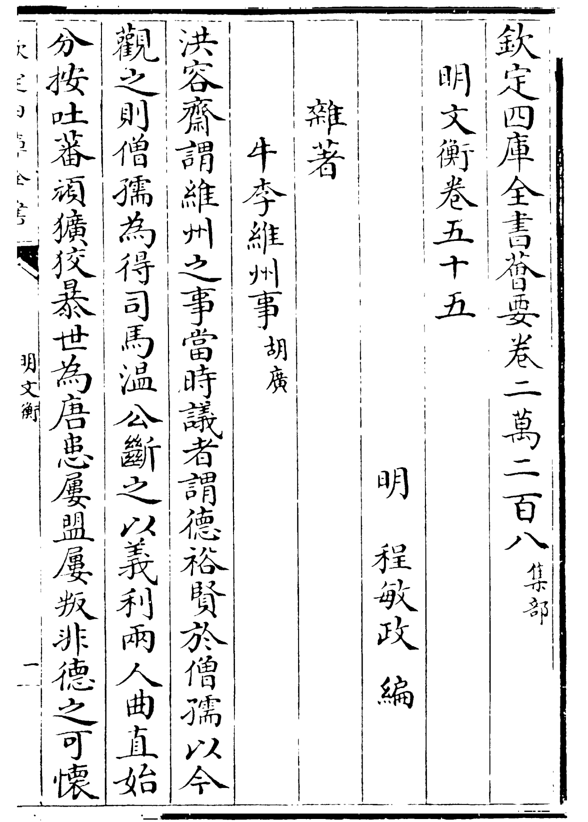
降四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為頑民而曲為之諱避者聖人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為善惡未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吾安用為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為君子以小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

周公以王士義民待之彼欲不脩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恕如此宜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為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為頑而欲責其不為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為君子康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為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



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昌為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為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明文衡卷五十四



明文衡卷五十五

明 程敏政 編

雜著

牛李維州事 胡廣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令觀之則僧孺為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為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

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刼盟兵臨近鎮

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

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

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

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

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

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自吐蕃

寇西川韋臯與東蠻兩林蠻連兵禦之屢捷屢勝吐蕃

奔應西川南詔之不暇而寇河隴之跡漸稀此正與泌計相合至憲宗時雖嘗出寇亦鮮獲利穆宗長慶元年吐蕃寇青塞堡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秋九月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以大理卿劉元鼎為會盟使入吐蕃與盟二年六月會盟之使未還即復來寇靈武寇鹽州自此不見再盟文宗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率其衆奔成都李德裕遣行維州刺史虞藏儉將兵入據其城具狀且言欲遣生羌

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恥事下尚書省集議皆請如德裕策獨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脩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文宗以為然還其城執悉怛謀歸之吐蕃盡誅之於境上由此觀之則僧孺之謀誠過矣且

維州本唐故地廣德元年陷入吐蕃韋皐屢攻取之而不能得悉怛謀一旦舉以還唐其來降之日又在吐蕃敗盟之後何失信之有僧孺乃以私憾沮德裕之功故繆以往日吐蕃入長安之跡恐喝天子使祖宗故地不復德裕成功不遂悉怛謀枉死負寃於無窮朱子於綱目特書曰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蓋深惜之也牛李是非如此其著溫公之言直牛而曲李者其意蓋有所為宋神宗在位喜於論兵富鄭公嘗云願陛下二十

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温公之意即鄭公之意也當西夏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李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神宗不聽遣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用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後城永樂夏人來爭喪師數十萬神宗臨朝大慟於是公言始驗公平生惟以和戎為念及得疾猶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其一以西戎之議未决折簡

與呂公著曰邊計以和戎為便然則牛李之論公云云者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矯當時之弊不然牛李之事曲直甚明公何為曲李而直牛乎維州之論當以朱子綱目與致堂之說為當

季布止伐匈奴

單于嘗為書嫚呂后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以噲言為然獨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

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謾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揺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老將也故知用兵之利害使其亦如諸將之阿諛順旨則必騷動天下因布一言而止其為利溥哉史稱布為賢將其或以此歟武帝時王恢建馬邑之議韓安國屢難其不可使武帝然安國之論則邊釁無由而起衛霍無功之可紀後亦必無輪臺之悔矣

劉給事

唐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入寇下詔親征魚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耶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捍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而去非反而何朝恩驚沮而退事遂寢劉給事當倉卒之頃而能抗辭以折權幸

使之驚沮真大丈夫哉視當時之公卿閉口錯愕者誠可羞也惜乎史失其名不知為誰千古之恨楊雄曰齊魯有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箋杜詩者謂黄四娘者獨何人哉因此以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劉給事言存而名泯其幸歟不幸歟

陳平用陸賈之謀

陳平輔高祖定天下六出奇計無一不效及諸吕擅權欲危劉氏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及見陸賈問策賈令

與太尉深相結為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兩人同心協謀卒成滅呂安劉之功者賈之謀也平豈智於前而昧於後乎當時機未決或思慮過當而反惑乎平當危疑之際不自用而取人之長以成事功此所以為賢也平嘗順后之旨以王諸呂豈亦賈策使平陽以計紿之得以成吾謀乎不然平之深念專在滅呂其肯以高祖之業輕以許人乎使平真阿呂后者賈必知之又安肯為

張湯杜周有後

語曰仁者必有後張湯杜周俱為酷吏然皆有良子爵位尊顯繼世立朝漢之元勲儒林之後乃有不如其故何哉班孟堅謂湯推賢揚善固宜有後者周之跡絕無一行之可舉其有後又何也史載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奏讞疑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

令揚主之明湯用儒者議疑法豈於是而有陰惠及人者乎其有後者蓋由於此周無一善之可述但上以其盡力無私若然亦宜有後矣世疑湯周不當有後而皆有後故采摭其美而論之所可見者如此而已不然湯之子安世周之子延年見其父行之繆脩德礪行為漢名臣足以蓋其父之惡安世之子延壽延年之子欽又能世濟其美後之繼隆或不係於湯周而本於此歟

張　騫

張騫貪一身之利為漢使月氏經大夏復事西南夷通烏孫鑿空西域啓武帝窮兵之欲者實騫之過也班固於其贊略無一語及之但云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所謂崑崙者乎斯言於騫何有哉豈責其遠使詳於邛竹杖蜀布而遺於其大者乎抑豈不責騫而為漢諱乎不然騫不足責耳

公孫弘節儉

汲黯謂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以本傳觀之弘常稱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又其身食一肉脱粟飯其躬行節儉蓋亦素性然也年八十終於相位漢之公卿多由奢縱取敗有如弘之節儉必能保其富貴弘之行亦可以厲俗故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脱粟之飯奉禄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

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夫表
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
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此又可見漢之重節儉而薄奢
靡故特表章弘以敦厲風俗厥後若唐尊失身以仕王
莽封侯貴重位歷公卿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被虛偽
名其亦與弘異矣何足道哉

東坡祖黃生說

東坡武王非聖人之說蓋本於漢儒黃生黃生曰湯武

非受命迺殺也轅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其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殺而何故東坡曰武王非聖人也孔子蓋罪湯武歷稱堯舜禹有不足於湯武也又云孟軻始亂之曰吾聞誅獨

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皆孔氏之罪人也斯言竊為未當論語於篇終歷叙堯舜禹以及湯武孔子何嘗不稱湯武觀易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何嘗不足於湯武所謂順天應人者豈虛言乎又謂武王伐紂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有不得已焉耳此蓋戰國相傾之術曾謂武王而為之乎當牧野之誓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天下固已叛紂歸武王矣雖賢如三

仁知殷之必淪喪紂之必亡亦末如之何也已矣苟使天命未改人心不去雖封百武庚又何足以慰恱殷之故家遺民哉封武庚者葢武王公天下之心非為私也湯武之迹孔孟言之盡矣不待辨而明第東坡之論如此恐後來學者惑於其言故略舉其槩以破其說黄生不師孔孟而立異論東坡何為而師其說歟或曰東坡假此以彰荀彧之美甚曹操之惡以武王為非聖人則曹操其鬼𩲡矣雖然曹操何足論以彧身為漢臣為操

畫謀以贊其業及簒奪之形已著方詭異論以自釋其自殺也宜矣何足取哉

易卦

周易爻辭凡吉凶悔吝皆戒占者人能反求諸已則其應驗有如影響第占者以吉為在已凶為在人往往不應則歸神於蓍龜誤矣昔漢武帝伐匈奴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太卜謂匈奴破不久也皆以為吉迺遣貳師將軍李

廣利伐匈奴軍敗而降武帝歸咎於卦兆反繆當是時使太卜能云所兆在已阻武帝不遣貳師則必無喪師降將之恥而卦為可徵矣噫著龜斷之明矣而用之者失其意往往如斯

唐太宗征高麗

唐太宗初征高麗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盼則四夷讋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河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損威望更興忿兵

則安危難測矣及上欲自征遼良復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尉遲敬德亦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

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及後出師無功乃深悔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使祀徵復立所仆碑觀遂良敬德之諫如此太宗苟能聽之未必不善又何必魏徵之言是思乎竊謂使魏徵若在太宗亦必不能從其言方遂良初諫時李世勣即曰間者薛延陀入冦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為患鄉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以是知徵雖在太宗必不從其言也

范氏謂帝知過能悔此其所以為賢使果為悔過賞遂良敬德之言何必更思魏徵所以為此說者帝於徵報之薄矣中心豈無慚忸故借此以樹仆碑撫其妻子耳豈真思其言乎若帝真有悔心自當斬然決絶於東征之念矣何故連年不已啟房玄齡臨終之諫與徐充容閨闥之疏乎由此觀之曷有悔過之實積釁蓄怨久而不解至於高宗累歲用師方始平之然小夷雖息而中國之經費亦不可勝計矣何足補哉或曰太宗之思魏

徵玄宗之思九齡事異而情同曰是不然玄宗之思九齡蓋出乎中情太宗之思魏徵蓋矯情耳

蕭何聽計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閒上數使使勞苦丞相何鮑生謂何曰今王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五年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吕后用何計誅信上聞使使拜

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内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説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説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

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以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説按何處危疑之地岌岌乎殆哉賴鮑生召平之言易危為安易疑為信不然則何之禍可立而待矣使韓淮陰有此二客則必不至於夷滅惜乎獻計以斬鍾離眛與夫蒯生三分天下之計皆不及此然則二客者亦豪士哉

韓信為將

韓信擊魏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為大將軍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觀此則知信之善為將矣何也夫兵力不患不敵惟患將之與吾敵也兵法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形用權則不勞而功舉信知栢直為將始輕其無能遂進兵成功使魏當時用周叔為大將則信必不敢輕進又必思所以敵之縱能破魏亦必費力不至若此之易周叔雖不見其事跡蓋必能將也雖然信雖輕栢直猶用疑

兵設伏以計襲破之其肯真易栢直為豎子徑前而與之搏鬬予始而問將繼而用計終而破敵成功審彼審已而後動及其破趙窺知趙王成安君不用廣武君之策乃敢引兵遂下使成安君能用廣武君之策則信必不敢輕度井陘之險又安能有泜水之勝予觀其戰勝攻取鮮不用計此之所以為善將也後之人舉知信之為善將而不知求其所以為善將之道往往不能如信之必勝而多取敗也

記徐元張旺史螲

紹興十九年冬完顏亮代其主亶明年營都燕山二十九年又治汴京漸謀南侵三十年春東海民徐元張旺史螲共起義師以帛書求援於宋宋守盟約不敢報元等嬰城半年金師水陸夾攻破之誅戮極其慘酷亮由是益疑宋得中原心決策入寇起蕃漢兵二十七萬傔人不預焉做唐制分二十七軍明年自將巡洛至汝遣高景山王全來求釁此周益公文集所載而宋史紀不見

陳桱通鑑續編載金東海民張旺作亂使徐文率舟師平之常慨宋失中原忠義之士嬰城固守力竭城陷并遭屠戮者何限如徐元張旺史整之徒志本為宋乃不能救又不得一書于史以見其起義之忠而乃書曰金民作亂使千古之下負冤受抑何由獲伸桱之書法大抵若此有不可憑要當以益公所記為定因表著其事以雪元輩之枉

崔錫

宋杜鎬博學有識為翰林侍讀學士時都城外有墳莊一日若甘露降布林木子姪輩驚喜白於鎬鎬味之慘然不懌子弟啟請鎬曰此非甘露乃雀餳大非佳兆吾門其衰矣踰年鎬薨繼有八喪廣謂甘露者至和之所感召此為上瑞若人家有之亦雀餳之類耳

東坡與李方叔詩記 胡儼

宋元祐中蘇東坡知貢舉屬意李方叔令其子叔黨持一簡與方叔值方叔出僕受簡置几上偶章惇子持援

來訪取簡竊視乃劉向優於揚雄論二篇援兄弟徑持去坡亦入院李方叔不知也既而就試果出此題二章做坡意為之援遂中第一人持第十人坡初意第一人必方叔及揭榜乃章也徒為之悵然方叔母嘆曰蘇公知貢舉吾兒下第命也坡既出院以詩寄李有云平生浪說古戰場過眼空迷日五色蓋亦解嘲云耳其詩真蹟今在南昌李士廉家與徐鉉書稿及張即之手帖共為一卷字畫皆可愛也

米黄書記

昔潘谷病目謁黄山谷山谷以囊墨詰之谷初探一囊摸索曰今不可得也問之曰此豕晏軟劑也又探一囊曰此谷二十年前作今亦不能為矣山谷曰得無假鬼神邪谷曰非也熟之而已山谷遂書以贈谷字徑三寸餘筆皆戰掣法至今三百餘年光采尚爗然照人及米元章海嶽菴四詠其字亦大書險勁飄逸尤為奇絶皆在友人胡思中家誠可寶也

虞文靖公知人

元史虞文靖公傳載馬伯庸欲薦光州人龔伯璲邀公署薦章公以其小材不可且言其人必不能終伯庸甚不樂及公以草詔事退歸伯庸實倡導之也後龔敗果如公言人服其明智余又嘗聞熊伯幾先生言初危太樸以文學徵起聲名播於朝野士君子皆想望其風采諸門人問於文靖公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

闕乎時闕名未甚著門人曰何以知之公曰集於闕文字見之後闕竟以忠義顯乃知前輩觀人自有定鑒

虞揭詩記

虞文靖公嘗作范德機詩序有云當時中州人士謂清江范德機浦城楊仲弘豫章揭曼碩及集四人詩為四家且以唐臨晉帖喻范百戰健兒喻楊三日新婦喻揭而集為漢庭老吏序出適揭公歸省墓見之大不恱遂往臨川訪虞公旣相見言及玆事且曰徯斯與公京師

二十年未嘗蒙公一言及斯何别後乃爾虞公曰誠有之非集之言中州人士之言也非惟中州人士為然亦天下之通論也揭公咈然遂即席辭别虞公堅留不得竟駕小車而還既别去數日揭公乃以天歷年間秘閣開四詩寄虞公中有奎章分署隅宼紗學士詩成每自誇之句蓋為虞公發也公得詩謂諸門人曰揭公此作甚佳然才力竭已就以所寄詩題其後答云令日新婦老矣後因送人有寄揭公云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驅

車踏月華寄語旁人休大笑詩成端的向誰誇未幾揭公趣召至都竟以疾卒此得之陳維新云維新豫章才子也

薩天錫詩記

元薩天錫嘗有詩送僧笑隱住龍翔寺其詩云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濕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臥夜龍何日相從陪杖履秋風江上採芙蓉虞學士見之謂曰詩固好

但聞聽字意重耳薩當時自負能詩意虞以先輩故少之云爾後至南臺見馬伯庸論詩因誦前作馬亦如虞公所云欲改之二人搆思數日竟不獲未幾薩以事至臨川謁虞公席間首及前事虞公曰歲久不復記憶請再誦之薩誦之公曰此易事唐人詩有云林下老僧來看雨宜改作地濕厭看天竺雨音調更差勝薩大服而去此得之熊伯幾先生云

鐵柱詩記

豫章鐵柱宮井中鐵柱相傳為晉許旌陽鎮蛟之柱歷代名賢多有題詠熊朋來詩曰九牧失貢金司空不行水蛟龍弄波濤魑魅入城市吁嗟清談晉萬事謾不理遂令千載人稽首旌陽子正言反應辭簡意高虞學士詩曰老龍無意弄新波化作皃翁倚柱歌點石神方寧復得沈沙遺戟不堪磨汾陰鼎鼐千年出海底珊瑚百尺過誰在蓬萊期劫外下騎黃鵠一摩挲此詩初出人皆未喻其旨公曰此柱未敢必為旌陽之物故詩意皆

設疑辭以問之先伯父嘗云鐵柱詩甚多獨熊虞二公之詩超於衆作

譙樓畫角三弄記

儼幼聞諸伯父虞部府君曰世之鼓樓曰譙樓者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畫角之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譔其初弄曰為君難為臣亦難難又難次弄曰創業難守成亦難難又難三弄曰起家難保家亦難難又難今角音之嗚嗚者皆難字之曳聲耳所以使人昏曉之間燕息

之際聞之有所儆發也至唐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角今州郡有樓以置鼓角必會府而後可非受方面之任而置鼓角皆僭也

寫韻軒滕王閣望湖亭詩記

諸才子侍虞公宿寫韻軒道士因出卷子求題公賦二律其一云翩翩仙子藥王山明月高樓遂不還天外脩眉塵鏡掩窓中遺墨夜燈閒雪深黃竹歸無所雨暗蒼

梧淚更斑何啻浮雲相契合窅然餘跡謾人間其二曰仙人本自好樓居深下重簾寫韻書江上數峯千仞表硯中微露九秋餘下方鍾鼓塵初靜絕世文章事不虛最愛夜涼天闕近綺窓留得玉蟾蜍題畢辛好禮諸人問曰西江登眺之所據江山之勝無踰於滕王閣望湖亭二處公不知其幾過皆不留題何也公曰諸公曽見東坡及僧晦幾詩否皆曰見公曰請與諸公誦之晦幾滕王閣詩云檻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

唯有西山在曽見滕王歌舞來其第一句長江去不回往事不可問矣第二句檻前楊柳亦是後人所裁第三句第四句謂當時曽見滕王歌舞者唯有西山在耳含無限之意寓無窮之感東坡望湖亭詩云黒雲堆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驀地風來忽吹散望湖亭下水連天陰陽變化闔機開闔於頃刻之間且氣雄語壯所謂吞雲夢者八九二詩皆不可及是以不曽有題明日公與諸人登滕王閣即席賦律詩若干首及一絶句余

幼時能誦之令但記其三律與絶句耳其一曰高閣城頭戸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怪得詩成急雨催其二曰天寒江閣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歳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隅鄰呼酒説干將其三曰危樓百尺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

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絶句云豫章城上滕王閣不見鳴鑾佩玉聲惟有當時簾外月夜深依舊照江城昔人云詩不可苟作觀公之意可見矣此得之吳用中云

上下四方記

洪容齋云上下四方不可窮竟此雖莊列釋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說也列子商湯問於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

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是以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見其有極有盡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經風住何處曰風住虛空又問虛空為何所住答曰虛空住於至處又問至處復何所住答言至處何所住者不可宣說何以故遠離一切諸處所故一切諸處所所不攝故非數非稱故是故至處無有住處容齋以為二家之說止於如此而已余嘗觀程子邵子問

答有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依附曰天地自相依附又朱子門人有問六合之外當時何物先生曰人生天地間且只理會天地間事此語最善彼釋氏又有所謂水輪風輪之類亦幻語爾

元二辯

後漢鄧隲傳隲拜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灾章懷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重者多於上字下作小二字以取便爾洪容齋隨筆中乃引王充論衡恢國篇曰令上嗣

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爲證謂元二爲元年二年也遂自述在史館修欽宗紀賛曰遭靖康元二之禍實本諸此余考漢書文紀有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又光紀有下爲元元所歸注謂黎庶猶言喁喁論衡元二之間亦是謂嘉德布流於元元之間容齋偶未詳耳而趙明誠謂元元語殊不可讀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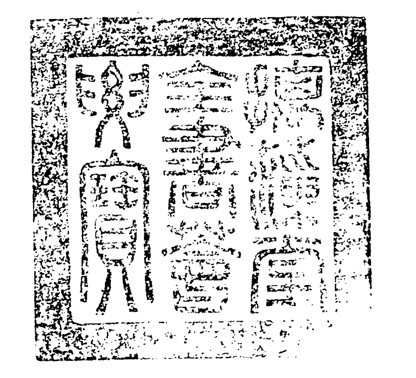
杜詩阿咸辯

杜子美杜位宅守歳詩首句云守歳阿咸家注者云咸

一作戎乃晉王戎昔阮籍與戎父渾為友嘗謂渾曰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黄鶴謂杜位乃公之從弟不應用父子事善本作阿咸東坡與子由詩云頭上銀幡笑阿咸又云欲喚阿咸來守歳林烏櫪馬鬬諠譁正用公此詩也余嘗觀南史齊王思遠小字阿戎王晏之從弟也清介有識鑒隆昌之事嘗規切晏及晏貴盛與思遠兄徵曰隆昌之際阿戎勸我自裁若如阿戎言豈得有今日徵曰果如阿戎言尚未晚也晏大怒後果及禍子美

詩用阿戎葢出於此注者不考遂定為阿咸豈不知阮咸籍之姪亦與兄弟之事不相當而東坡於子由偶誤用爾何必據以為證邪又嘗於内閣見子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怪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然則杜詩謂善本而其中之誤者豈止阿咸而已哉

明文衡卷五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心仁